

大禹山海行

壹

若
虛

著

北京日報出版社

壹

若虛

著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禹山海行. 1 / 王祺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日报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477-2866-6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5185 号

大禹山海行1

出版发行: 北京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: 100005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

印 刷: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

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60千字

定 价: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目录

楔子	001
第一章 苍梧风月	004
第二章 帝丘波澜	089
第三章 北山苍茫	181



楔子

那一年，大荒世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。

对于大荒的人民来说，那年绝不是好年成，时令紊乱得像麻线团，撒在土里的种子结不出谷穗，圈在笼里的牛羊频繁生病死去，小伙儿扛不动锄头，姑娘拿不起针黹，那滋润生命的家园变成折磨灵魂的地狱火海，两千年后关于当时的物候记载是：“日妖宵出，雨血三朝，龙生于庙，犬哭乎于市，夏冰，地坼及泉，五谷变化，民乃大振。”

天欲哀，天欲怒，天欲战？

有懂天道的巫师出来故弄玄虚说，天有异象，必有血战发生，当年黄帝战蚩尤，就有风雨大作、雷霆震天，裂江河、堕山丘，生灵恐惧；后来颛顼战共工，也曾雾冥水涌，驱雷驰电，共工怒火烧心，把不周山生生撞缺了偌大的一角，以至星坠西南，水永东逝。每次战事将起，上天皆要降下警告，你瞧今年岁在鹑尾，大战不可避免。

果然不出一旬，华夏挟东夷等众多部属遂派兵攻伐三苗。

出征的主帅是大禹，共主舜帝亲授他斧钺，又在玄宫接受大巫高阳氏的赐福，率联盟军队浩浩荡荡南下，与三苗军队在南阳盆地边缘的桐柏山刀锋相向。后来《山海经》把这场战役发生地写进了《中次十一经》。

在大禹的指挥下，联军与三苗鏖战了七十天，血染征袍，白骨遍野，经过

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，联军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！

三苗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势力，与华夏一族争天下已有千年之久。这一次大禹乘胜追击，将三苗全族一直赶到了洞庭湖之南。洞庭湖之南那时尚且是神幻迷雾的荒蛮世界，怪兽横行，瘴疠丛生，三苗自此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力量，直到披荆斩棘、休养生息千年后，后裔楚国才重新崛起，对他们祖先魂牵梦萦的中原再次发起冲锋，最后也还是被北方华夏后裔秦国灭了宗庙。

对这场战争，史书上只留下了简短的一句话：“七旬，三苗格。”

但这一战却改变了天下大势，华夏、东夷、三苗鼎足之势崩溃，华夏和东夷成为黄河流域稳固不迁的主人，虽然在以后长达千年的岁月里，华夏与东夷还会经历无数次争斗，并在争斗中融合起来，在黄河两岸不懈耕耘，开创出璀璨的文明。

战事才定，共主舜便派出各路使者昭告天下，有腿很长的长股氏翻山越岭，长翅膀的羽民翱翔天际，游得快的飞鱼访问四海，好言辞的鸚母花言巧语，不惧虎的駁马奔驰原野，把胜利的消息传遍天下。

天下方国震撼了，无论是起初坚定站队的，还是观望携贰的，都向共主献上了贺礼，恭祝共主救平乱世，从此天下富乐，北至肃慎、山戎，南至交趾、北发，东至鸟夷、薄姑，西至氐羌、析枝，无不恭命，无不服膺。

紧接着，又一个消息传来，那便是舜帝即将南巡。各方国纷纷猜测共主南巡的目的，或是因为刚与三苗大战一场，准备乘胜追击，一劳永逸。

即将踏入南山的共主又颁布帝令，由大禹留守国都帝丘，代行君权。这个举动传递了一个紧要的信息，大禹将会成为继任共主的嗣君。这个因为恭勉治水而赢得天下民心的伟男子，幼年时因父亲鲧“方命圯族”，被戮于羽山，不幸沦落下流，竟然靠着那不屈的意志，洗刷了父辈罪愆，登临了权力巅峰，该是何等样的传奇！

夏伯是他的爵称，大禹是老百姓对他的尊称，而华夏则是他为这片热土的人民开创的光辉称号。

其实那时的华夏族居住地被称为中冀，所以大禹分九州，中原也称冀州，地在《山海经》之《中山经》。

故事就从华夏还被称为中冀时开始。

第一章 苍梧风月

向晚时分，一名从帝丘来的使者迈入了青丘山。

青丘山，是《山海经》之《南山经》的世界，这里与侵淫文教风气的中冀不同，尚是一片弥漫着神幻迷雾的荒蛮世界。

这位尊贵的中冀使者，转山转水，转云转海，转天转地，因路途险远，被山里的猛兽追过，被水里的怪鱼咬过，身上挂着七八道彩，终于在橙红的晚霞铺满天宇时，摸到了青丘山下。

使者把帝丘诏令交到青丘山，迎接他下榻的是个中年胖妇，圆滚滚的脑门芯子，圆滚滚的下巴颌儿，圆滚滚的大肚腩儿，因为那圆润太有影响力，原本颇得人心的姿色被挤走了一大半，她自称青丘国的族长，这儿百事我做主。

使者把帝丘诏令交给她，吩咐她好生对待这浩荡圣恩。

族长殷勤受命，遂邀使者在青丘山小栖，说道我们这里比不得帝丘锦绣之地，只是风景好，人也美，都是一流水色。

使者果然满山转了一圈，确如族长所说，此地风景秀逸，花草婆娑，人目也尽是清一色的女人，姿色绝代，身形婀娜，说不得的风流蕴藉，方才知世人

传说的青丘女子绝色，并非虚言。

这群狐狸还真销魂，使者如斯念想。

原来这青丘山人说是人，本也不是人，真身乃是白狐。

身为白狐，却幻化为美人，世间奇异之事，在这神话与巫术遍布的南方世界，如繁花绚烂盛开。

当年黄帝为天下共主，会天下万国于昆仑共襄盛举，这青丘国的白狐为沾圣光，也派出了使者，献上青丘山的特产灌灌和赤鱃为贡品。黄帝为其诚心所动，感其千里献礼，特敕青丘山归附中冀，以山名为国名，是为青丘国。从此，这一群白狐居住的青丘山，成为中央王朝在籍的属国，获得了朝贡共主的方国资格。

和天下方国相比，青丘国虽是一国，但族群数量太少，疆域面积太窄，立国的又多为柔弱女子，倘遇到刀兵之事，于她们几乎灭顶之灾，幸而天下还算太平，即便有战事，也相隔悬远，因而青丘女子们徜徉在一方花团锦簇的乐园里，越发地不食人间烟火气。

在青丘山待了三日，使者和前山的少女在月光下吟诗，也与后山的姑娘淌水谈情，赚够了痴情的眼泪，方才满足离开，徒留下三五个肝肠寸断的思妇。

帝丘诏令传给族长后，这位自称百事我做主的一族之长，恭敬交给了老祖宗，称后辈子孙恭请老祖宗审看。

老祖宗，又称八尾狐，是青丘山资历最深年龄最老的白狐。

青丘山的白狐都身怀极深道行，以尾数定道行高低，尾数越多，修习最精深，命祚也更长，其中最强者是九尾，可获得通达天地的至高神力。

实际上，青丘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九尾狐了，为了什么缘故，谣传甚多，因着九尾狐消失，倒是让这位八尾狐老祖宗，成了青丘山的一尊神。

老祖宗，是明面上的称呼，私下里倒有好事者称之为“老媒婆”，皆因这老狐专管保媒拉纤的营生，给屁股生翅膀的配个肚脐长眼睛的，给缺胳膊的配个少脚丫子的，给矮个子配个擎天柱，给蠢女人配个蠢汉子，也算是门当户对，两下相应。

老狐对自己的媒妁功夫甚为得意，自称天下没有她成就不了的姻缘，只要

你情愿，她保管三五日搞妥帖，让你磕头拜天人洞房。

青丘山众狐常在茶余饭后说一说老狐的保媒本事：一道这老狐长了双慧眼，手里红线这么一撒，那样一牵，千里相隔的两颗心便贴近了；二道老狐怕是手背，十桩姻缘有八桩都不得善终，不是始乱终弃，便是变成寡妇命，尤其青丘山白狐经她手成就的婚事，没一桩圆满。

说起姻缘不遂，也许当真怪不得老祖宗，青丘山白狐都是天煞孤星的命，千挑万选择中的夫婿，没一个能善始善终，原来以为是自己遇人不淑，后来才发觉是八字太糟糕。

因为美满姻缘皆成悲剧，青丘女子最终都成寡妇或准寡妇，日常便是盼良人，盼得双眸成枯，幽幽吟一句“候人兮猗”。

这是一句青丘山的白狐常说的口头禅，好比北方的中冀人谚语“颀颀大帝眷顾我”，只略文绉绉，用老祖宗的话说，中冀人没文化，吟不出这样有深度的文艺范儿语词。

可青青每回听见这句叹词，总觉得苦巴巴泪涔涔的，那仿佛是某个女子无望的希望，熬在毒药里的治病良方，生在盐碱地里的熟稔良稻，一辈子盼得白发如霜、心肝成灰，奢望那卧在别家暖巢里的负心汉能回心转意，侧身赏你半个不冷不热的微笑。

青青是青丘山的一尾狐，被老狐称为我的心肝孙女，实际上，青丘山的白狐都是老祖宗的徒子徒孙。

青青的妈妈是青丘国有名的医师，很小的时候，青青便跟着她四处采集草药。青丘山遍布珍奇之物，转过一条溪流，就能见到叫声像鸳鸯的赤鳊鱼，翻过一座山峰，就可以寻到色彩艳丽的丹朮，最多最好玩的是那数不清的植物，有长刺的花、有毒的草，妈妈都可以采集来治病救人。

青青原以为青丘山就是整个天下，天下所有的灵药灵物都在这里生长，可妈妈却说，天下比青丘山大得多，你知道有种灵兽称耳鼠么，它样子像老鼠，但是能飞，它的血能治百毒，生活在遥远的北方丹熏山，还有佩在身上预防颠狂症的薰草，熬成汤喝下能忘忧的儵鱼，这些灵药都在青丘山以外，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天下能有多大有多远呢？有两个青丘山那么大吗？像星星月亮一样远吗？青青努力地去想，但总觉得自己想得还不够大，不够远。

有时候青丘山会有一些外来行商或旅行的异乡人造访，这些人乍来到奇幻的南方世界，像是犯了癫狂病，总是表现得无知而张狂，听不懂灌灌鸟的鸣啼，以为那亮爽的叫声是在和他吵嘴，亦不识得珍贵的赤鱖鱼，常常指着胡说是河里的野鸭子，我们见得多了。青青虽然瞧不上他们缺少见识，但也会按下性子来和他们聊天，听他们说说外面的世界：

过了长江还有黄河，过了黄河还有海洋，天下的水都往东流，一直汇入遥远的东海，在那儿有个深得不见底的渊薮，叫归墟，每时每刻都冒着烟燃着火，亿万钧海水冲下去，总也浇不灭那烈焰，老辈们都说，那是亘古以来长存的怨气。

这些外乡人讲得最多的，还是大禹治水的故事。

关于大禹，民间传说甚多，之如治水十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更是为人称道，那些讲述者每每念及，唏嘘感慨，往往流涕，说是这浩浩汤汤的洪水，若没有这大英雄的治理，天下百姓皆为鱼也。

听完故事，青青却生出无数疑问：大禹长什么样，大禹真的有与天齐平的神通么，大禹坐骑是八条龙还是十八条龙，问多了，人家还嫌她聒吵，干脆回她一句，你自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！青青倒是想出远门去看个真章，但她去得最远的地方才到箕尾山的西山脚，听说山的背后就是海，她连海的边也没摸着。有一次，一个羽民国的女孩子偶停在青丘山采蜜，那人有一对儿洁白的翅膀，宽大干净舒展，一片片羽毛紧致光洁，美得惊心动魄，而后那羽人像一缕青烟直上九天，越飞越高……

青青羡慕极了，追着跑了一里又一里。可是，她只是青丘国一只幼小的白狐，飞不高，走不远。作为白狐，是永远不会生出翅膀，于是青青幻想自己能生出九尾，九只货真价实的狐尾，宽厚、柔软、修长、洁白，有风的时候，九尾会飘飞起来，仿佛九只翅膀，能带着你直入云霄，那时，飞翔将不再是梦，那时，天下将像打开的画卷，一点点向你献出异彩纷呈的优美风光。

生而成青丘狐，一辈子竟生不出九尾，做狐狸这样失败，还不如去做人，

所以青青暗自发誓不长出九尾不罢休。妈妈知道她的心意，数落她太要强，一尾九尾有什么分别，化成人一样儿的绮罗粉黛模样，都是女子身，谁比谁强不成？

青青没见过父亲，青丘山的白狐大多数也没见过父亲，据说这在学术上称为母系社会现象，用更现代的社会学定义则是寡母养儿模式。

老狐无数回自豪宣称我们青丘山的女子是世上最最美的，她说自己年轻时曾游遍天下，可谓是阅历饱满如丰收谷穗，她从骨子里由内而外地感受，再没有哪儿能及得上青丘山的美，再也没有哪儿的女子能比过青丘白狐半分。

青青没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不知道怎样的美才值得老狐如此惊叹，她知道的是，萱萱很美。

萱萱是青青最好的朋友，住在青丘山最豪华的洞穴里。青丘白狐是洞居生活，青丘山到处是蜂窝状大大小小的洞穴，寻常白狐家不过两三个连贯的洞穴，萱萱家却大得骇人，大小十来个洞，洞里且装修得富丽堂皇，金的窗棂，银的床榻，洞门整个的青铜锻造，繁复得雕花凿草，一派富贵气象。老狐在萱萱家刚竣工时去逛了一圈，啧啧称叹，这装潢若搁在帝丘，也能拿得出手。

可知道根底的人八卦说，这是萱萱妈妈青丘氏打肿脸充胖子，为这风光，她借了不少钱，利息要一直还到死后。当年这般不惜举债大兴土木，全是为了留住萱萱父亲。

豪宅尚在，人却没留住，萱萱也没了父亲，不过她比青青略强，父亲在她五岁时方才“没了”。

青丘氏是一等一的美人胚子，当年追求者众多，老狐也曾保过媒，都被一一婉拒，最后竟便宜了萱萱父亲。据青丘氏说，萱萱父亲原是中冀的贵胄，血脉上可追溯到颛顼大帝，那一日，两人于翼泽踏青赏景时相遇，萱萱父亲对她一见倾心，三番五次地殷勤相候，献花献宝献血，狂风暴雨一般死缠烂打，青丘氏才勉强应允了他，从此做了他心尖尖上的朱砂痣。

可坊间还盛传另一个故事，说萱萱父亲并非帝胤，不过中冀一无名之辈，或是对青丘氏下了蛊也未可知，从此这美貌白狐对他念念不忘，别人是筑巢引凤，她是掘洞养汉，奈何男人心如浮萍，才过得三五年安逸生活，竟自绝情离

去，徒留下空洞一堆，母女一双。对于萱萱父亲的去向，青丘山暗自纷传是被东夷姑射山的赤狐勾走了，那些年里，青丘氏频繁往东边送去信使，甚而剪断一绺头发附信赠达，过了许久也未曾换来只言片语，听闻青丘氏躲着大哭了一场。

青丘氏一直坚称以上是谣传，那是你们嫉妒我，她这么讥诮说长道短的好事者。

青青不好打听别人的家事，她唯一清楚了解的事实是，萱萱名字来源于一种叫萱草的植物，意思是“勿忘我”，青青每次想起萱萱名字的含义，莫名觉得心疼。

生于世上，被人遗忘或许是特别容易的事，需得怎样的执念，才会持有勿忘的信仰。

青青像个野小子，爬树掏鸟蛋，下河抓鱼虾，猴起来没个狐样儿，萱萱却被家里保护得太细致，怕冷怕热，怕高怕低，吃硬的怕硌牙，吃软的怕伤胃。有时青青也嫌她娇气，希望她强悍些威猛些，萱萱却称我妈说女孩子要懂得矜持，才会嫁得好人家。

青青的梦想是长出九尾，萱萱的梦想是嫁个好儿郎，用张弘的话说，你们像中冀和三苗，悬殊太大，本该是世仇。

张弘不是青丘狐，自称是张弘国人，一向在南海边打鱼，许是被鱼腥味儿熏怕了，便和老爷爷来青丘山寻找另一种生活，青丘山难得有男人，虽然只是一个糟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半大小子，众狐也喜不自胜，欣然欢迎他们安居，过不了几年张爷爷病逝，众狐怜他孤弱，尤为照拂，他更是吃百家饭睡百家炕，成了青丘山白狐们的干儿子干孙子。

张弘来时方才四岁，还是光腚，撅着屁股跟着众狐上蹿下跳，“姐姐妹妹婆婆婶婶”喊得欢实，尤其哄得老狐欢心，三不五时赏他两颗薯蓣糖，一发使得他嘴儿更甜了。张弘原本没名，张爷爷胡乱唤他，诸如狗蛋狗剩臭球屎壳郎之类，老狐以为如此要不得，既是张弘国人，索性人随国名，称为张弘，堪堪合适！

张弘得了名字高兴得很，日日去老狐洞穴里请安问好，把老狐当做自家奶

奶一样伺候，老狐拍胸脯说以后给他保一门好亲。

张弘在青丘山也算抢手货，青丘山男人稀缺，张弘日日被一众女子围绕，他颇有几分得意之色。

青青十六岁生日那日，那位尊贵的帝丘使者，揣着沾满姑娘相思泪的手绢，离开了青丘山，将一个重大消息留在了青丘山。

自那后，青丘山纷传着共主在苍梧会盟诸侯，届时八方云集，万国林立，是一场足可载入史册的盛会呢。萱萱来青青家做客，两人嘀嘀咕咕说了许久体己话，萱萱说她要去苍梧，问青青要不要一起去。

青青知道苍梧，她常听老狐说过往的历险故事，其中也少不了苍梧，听说是在很南边，那儿有九座山峰，每峰导引一溪，正合九九之数，当地盛传这应了帝王九五之尊，只怕后日要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也未可知。

青青被萱萱撺掇得心痒难耐，她去问妈妈的意见，诸侯会盟都有什么新奇事儿？妈妈想了想，说会来很多奇国异士，好吃的好玩的自然少不了，也会有很多……好儿郎，可那也没有有什么用，不是么？

青青没在意妈妈的后半截话，她惦记着好吃好玩，也想要去青丘山之外的世界看一看，说不定遇见哪个身怀异术的奇人，教给自己快速长出九尾的巫术，也未尝不是好事。

她又去问老狐值不值得去苍梧，老狐那时正盘腿坐在青丘山最高的岩石上，八只狐尾在身后雀屏似的展开，头顶上成群的红色灌灌鸟盘桓如云团，仿佛燃烧的一簇艳丽火焰。

在青青的印象中，老狐总爱端坐山头，任风来雨去，岿然不动，宛如一尊可参天地的神，她到底这样端坐有多久，无人知晓，似乎比前世之前还要久远。

老狐眯着眼睛看着青青，慢悠悠地说：

“听说帝丘要将天下划成九州，你猜我们在哪个州？”

青青不懂老狐的话，她只是蓦地觉得老狐身上有很多故事，甚或比她讲述的故事丰富，陡然生出不敢亵渎的尊敬心。

那边老狐又说：“你的好姐妹想要攀上登天梯，真真心比天高，可自从颛顼大帝绝地天通，这世间再没有谁能通达上神，连龙都绝迹了，凡人凡狐焉敢

奢求，天下寻常儿郎多得很，哪一处逮不着个合心意的？”

关于颛顼大帝绝地天通的典故，青青听说过很多次。据说千年前因一桩未知事变，颛顼大帝隔断人与天神的来往通道，这段往事因历史久远，众说纷纭，渐渐演变成了一段悚然迷离的传说。这其中最离奇者，是说颛顼大帝遣了两位力大无穷的天神重和黎，一个把天托起来，尽力往上推，一个把地按住，努力朝下压，这样一来，本来藕断丝连的天地，就越离越远了。从此，神永居天庭，再与人间无涉，同时，颛顼又敕令将天下神巫登记为在籍属吏，没有了神做后台的巫变成了吃皇粮的公家人，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，自然亦有不愿为王权所用者，遂泯然人间终至消失不见，因此天下身具奇能者越来越少。

青青不知道老狐为什么要提及已成传说的过去，她只是隐约体会到老狐说的是两件事，她问老狐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？

老狐笑起来，“很大，大得超乎你想象，只恐你出去就不想回来咯。”

她对青青眨巴眨巴眼睛，将手一挥，那始终盘旋的灌灌鸟忽地蜷起，纷纷惊叫着，如一条闪光的红练，毫不犹豫地飞入碧蓝无尘的苍穹，再也不见。

青丘山霎时起风了，满山的翠羽碧桃翩跹而舞，大大小小的生灵都钻了出来，迎着风口肆意奔跑。

二

转过一座座山头，眼前的绿意愈加浓厚，便如一卷偌长画轴上黏稠的墨，凝结在天地之间，任你风吹雨淋，总也化不开，山间的潺湲涧溪不舍流逝，绕过重山脊梁，吻过绿野胸膛，仿佛无数支柔软的细毫，用了十二分的细致描摹出这万壑松风、千叠云山。

往日里的苍梧很安静，只有羽民们飞来飞去地采食花果，山里的狃狃是苍梧的主人，偶有游方客逡巡观光，就着月色纳凉，乘兴弹一曲春花秋月，狃狃们三五成群围拢过来，听曲听得如痴如醉，末了还指着那人说，这人俺们识得，不是隔壁老王么？

这里的狃狃颇有些神异，形状像猿猴，既能匍匐爬行，又能如人一般直立

行走，奔跑却如风驰电掣。模样儿怪异不说，偏是个碎嘴巴，爱数落八卦，凡见一人一事，必知其来龙去脉、前尘今生，知道也罢，还非要念叨不休。

据说狴狴的老家原是鹊山，奈何那儿民风野蛮，动辄将它们捉了来当下酒菜，不得已迁徙来此避祸，好在苍梧宁静安定，日常唯有山风溪流，是个宜居的好地方。

但此刻苍梧的安静被打破了，满登满登的人把这儿塞得没有空隙。

各方国觐见使团早早就赶到苍梧，搭窝棚的搭窝棚，挖洞窟的挖洞窟，先建起各家暂居的馆舍。

个头撑破天的大人国使团寻不得容身之处，只好打地铺，夜半呼噜声响彻云天，吵得周围使团数次搬家；个儿矮的是焦侥国的使团，最矮的五寸，高的也不过三尺，却是衣冠楚楚，待人彬彬有礼；最有派头的是轩辕国使团，一水的白胡子老头儿，问多大年龄，说记不清了，总有千儿八百岁吧；再有长着鸡胸的结匈国，生长鸟喙的罐头国，一只手的奇肱国，一只脚的奇股国，嘴大到可以吞下象的泉阳国，牙齿永远刷不白的黑齿国……各方国齐聚一堂，等待着共主的莅临。

当然最豪华最有派头的那肯定是共主大舜的行宫了，那阵子黄河流域的中冀人居屋已从洞里地底搬上地面，建起高耸的台基，竖起宏伟的立柱，盖上华贵的屋顶，开拓出几进几出的大院落。各方诸侯去帝丘谒见共主，乍瞧见那宫殿繁复的斗拱精致的椽头，羡慕得浑身难受，回去一把火烧了自家的山洞，纷纷仿造中冀的木梁建筑。

苍梧九峰下聚起越来越多的使团，走错路也会踩伤谁脚，人多了不免要说八卦扯是非，闲得慌了，各家也开始做起互易有无的买卖，也没谁牵头，自动就摆起摊拉起铺，渐渐成了集市。

青青来苍梧有小半月了，每日不是听八卦，便是逛集市。各方珍奇之物一地里铺开，有玉山的璇玉、戴国的灵寿杖、青要山的荀草、洞庭湖的柑橘，乃至黄帝用过的玄珠，颛顼用过的陶簋……直看得她眼花心痒。她最心仪羽民国摊铺售卖的翅膀，那卖货的说装上了能飞千里之远，可惜兜里存货少，她又不好意思去借钱，只能每天去看一看摸一摸，次数多了，卖货的有些不耐烦，日

常白眼相待。

萱萱没逛过一次集市，日日拘在洞里学习，青丘氏给她寻来个不讲究的江湖先生，教她学中冀人的文字，曲里拐弯地刻画在陶片上，时间虽短，萱萱却学得甚好，喜得青丘氏成日喋喋萱萱有天分。

除了习字，青丘氏又聘了个破衣烂衫的巫师教萱萱中冀礼仪，脑袋上顶了一只水罐走路，扭一扭，摇一摇，时时做柔弱晕厥状，青丘氏说中冀人偏爱有病的女人，微风乍起便即晕倒的那种最得男人欢心。

青青直到临近苍梧，才知道萱萱此来的真意，还是一同随来的青丘氏说漏了嘴，那一日吃饱了和族长剔牙说是非，族长恭维道，你家萱萱此行必得一佳婿耳，青丘氏客套说，哪里哪里，各安各命而已。

青青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哭着喊着要来苍梧，原来是来相亲的，难不成和共主相亲，做那老头儿的十八房姨太太？

她气得半日没和萱萱说话，后来实实憋不住，又去寻萱萱讨说法，萱萱说不是相亲共主，是谁还不一定呢，我妈说了，必是贵胄子弟，只是他们虽身份显赫，也有不像样的僇薄子，总要先看看，你是不知么，同来的姐妹都有这心思，我妈说了，这就同于买货先比货，合心意的才付钱呢。

青青更气恼了，原来除了自己，其他人都揣着异样心思，又不合总闹脾气，一路行来，便没展开过眉目。

待得抵达苍梧，青丘氏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浑身活泛起来，四处打听八卦消息，从别家使团寻来中冀年轻贵胄的身高、体重、三围、爱好、口味，分别比较，择优录取，为萱萱请先生邀朋友，偏带队的族长也纵容她们，几回里还给她们引荐各方国要人，许是盼着萱萱蟾宫折桂，她也跟着鸡犬升天。

而今萱萱在会盟圈大小也有点名气，纷传青丘国有个美人儿，真正的仙姿佚貌，不知道这朵花儿会被哪家儿郎摘了去。

青丘氏得意得很，她自认保媒的功力已经可以媲美老祖宗了，女儿后半生的幸福在此一举。青青不喜欢青丘氏的这番做派，她忍不住与萱萱数落，萱萱偏极听她妈的话，也不觉着攀附贵胄有什么丢人。

明天共主的卤簿便要来了，青丘氏如临大敌，加紧催促萱萱练习，青青唤